

閉
見



海上醉花生
琴珊氏著

聞見述奇

文明進
行社出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印刷
中華民國三年五月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輯者

海上醉花生琴珊氏述

印刷所

震華印刷所

發行所

文明進行之社

發行所

茂記書莊

分售處

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新北門外
老街江東里

江東書局

聞見述奇

定價大洋四角

自序

希世苟合之士遽陳戚施之徒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場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踰踰諂夫誠恥之也僕有鑒於斯而視儕輩之類是者亦不禁笑目存之嘗讀魯論夫子之言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生當叔季自安於貧且賤焉可耳且夫排巢父拉許由微百世蔑王侯臨世濯足希古振纓逍遙乎山林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引壺觴以自酌塊壘頻澆結翰墨之因緣見聞可述非敢有所作也第就耳目之所及者賞其奇而筆之於書畧

太歲在玄默困敦清和夏始海上醉花生琴珊氏自序於味閒居斗室之中



聞見述奇目錄

卷之一

湯城隍

黃七姑娘

才妓

祝由科

騙術

再生緣

妒婦

李鬍子

鎖喉鬚

苗大姑

廉令女

老蚌生珠

丹公

邱缺鼻

女變男

吳子姜

福來雙桂

鬼乾

月下老人

見色忘身

吳某

畫中燈

守錢奴

卷之二

保定婦人

一錢致富

當人頭

行脚僧

新豐令

淘井得官

大寶

郡守女

九江公子

盜改行

糊塗廟

木蘭祠

靈光

城隍充軍

金瓦

少年大力

測字者

熊生奇遇

巧對

興邑狡婦

賢主嘉賓

舟人

人圈

小腳會

韓女

借尸還魂

卷之三

野人頭

方俊官

朱大圭

童子索命

燒火三相公

錢相國

張大美

拾金不昧

非非子

封仙

卷之四

王廉使

兵差奪船

三脚女

佟阿寶

妖異

許阿妹

老夫女妻

藏魂罈

恒山學博

林秀

盜婦留情

義牛塚

魚怪

信石活人

鍾俊

標客女

陳制軍

妾爲妻

陸都閫

老丐遇騙

朝鮮王子

繩伎

朱衣點額

女陳平

太平父母

奔牛司巡檢

結實頭皮

易筋經

何首烏

翁吞壻銀

相士神斷

轉女爲男

重義輕財

飛車

蛇妖

湖市

李綠芸

陸學海

菊隱山莊

魯澄軒

汪百萬

聞見述奇卷之一

海上醉花生琴珊氏述

湯城隍

乍浦有窶人子湯姓者。無名人。皆以湯大呼之。賣餠爲業。出言狂悖。似瘋非瘋。有時作拱立狀。云是某神過。有時若舉手爲禮者。云是某神謁我也。迨道光十三年。忽語人曰。吾於某日將死。獨老母在。奈何。旣又語人曰。幸矣。吾死卽爲此地城隍神。老母當不至飢寒也。且謂其母曰。吾死。愼母以尋常衣服殮。須如廟中城隍神一式。吾家貧。以紙爲之。可也。棺勿停家中。可舁至某處山上。母以爲妄。而湯乃數數言之不已。至期晨起。卽跪母前。哭而言別。且伸前約。然爾時尙無恙也。俄而曰。時至矣。遽然入戶而寢。久之不起。視之果死。於是鄉人競至。勸母從其言。母乃如其言殮之。并舁其棺厝某處山上。而其爲神與否。不可知也。居無何。有自遠方來者。逢人輒問湯城隍廟。人皆答以不知。適有鄰人在傍。聞之。詫曰。得無卽湯大乎。乃曰。吾處有湯城隍。而無廟。遂導至其家。有木主存焉。其人曰。是也。吾家中有病人。夢至此處。果惟敗屋數椽而已。犧牲酒醴。致祭而

去。由是傳聞遠近。禱病者。求子者。踵乎其門。皆如響。應遂相率醵金塑像。且新其室。禱者日衆。室不能容。因構檼於室之外。已而香火益盛。并廡亦不能容矣。乃共爲之立廟。湯之母。人爭奉養。以終其身。湯之瘞棺處。雖遇大雪。無寸雪之積焉。是亦奇已。

丹公

四川之巴東。有名丹公者。能以符咒爲人治病。而不計較酬謝。貧家僅須青蚨四十二枚。其富家大族。遇危險之症。亦增至四千二百文而止。過此卽多一錢。亦必敲門送回。湖州沈某。商於巴東。因家焉。某年爨下婢持斧劈柴。誤斷其臂。痛極而撲。命之不絕者。如縷。因延丹公治之。丹公初亦不敢直任。第屬多市香燭。供之堂中。親自拜禱。拜畢。忽謂主人沈某曰。婢尙可活。君其無憂。但須用開天門法耳。開天門者。於彼法爲最靈。然必萬不得已。而始用之者也。乃取清水半甌。以利刃自劈其頭。血涿涿下。注於甌。甌滿而血亦止。卽戟手畫符其中。取斷臂浸少許時。命人舁婢於牀。以臂續之。口噙血水。噴婢身。幾徧。有餘灌婢口中。令其徐徐嚥下。并覆以布衾。屬三日勿啓視。迨至三日。婢忽欠伸起臂。竟屈伸如故。視之略無斷續痕。又某姓家一傭工人。口銜淡巴菰筒。長僅尺許。忽然失足。跌撲於地。筒自腦後穿出。命亦在呼吸間。急延丹公至。丹公視之。笑曰。無

妨取水畫符。就患處噴之。徐以手出其筒。約一時許。而傭已蘇。問之。了無所苦。此豈漢末張衡輩之遺法。猶有存焉者歟。不然。何其術之神也。嘉慶間。川督琦善。怒丹公之妖妄。捕數十。丹公至。將置之法。又詰得其師在某山中。尅期往捕之。是日晚起。忽於案頭得一箋云。吾以符治病。於人有益無損。且此法自漢以來。相傳不絕。有何得罪國家。而乃械繫吾諸弟子。今并聞將來捕我。我勸汝不來爲妙。來則恐不免有小驚嚇也。琦督見箋愈怒。其屬員有諫止之者。黜勿聽。親自率衆而往。舟行萬山中。溪路愈進愈窄。未至其山數十里。忽回顧來處之山。漸漸移合。急令回舟。則已無路可出。琦督不得已。正冠攝衣。至船頭頓首遙祝之。乃得返舟。自此遂不敢復禁丹公之治病矣。

黃七姑娘

六合鄉人陳柏傭。於某典肆中。一日偶登後樓洒掃。見一麗者坐檐上。心知其非人。豔其姿。屢目之。迨晚事畢。歸至臥所。將就枕。忽見麗者推扉入云。愛郎誠慤。故願委身。詰其姓氏。則曰黃姓。行七。儕輩皆以黃七姑娘呼之。綢繆繾綣。歡洽異常。由是往來無間。久之。柏乃精神恍惚。日就羸瘠。典中知之。召其家族領回。而女亦隨之而去。柏之父憤其子之被祟也。一日醉後。持義入其室。亂搗之。突一黃鼠狼貫腹死。室中大嚷。謂搗其

姪死。從此崇大作火。或焚於窗。飯或投於穢。會張真人至揚州。陳柏之父。乃往具牒焉。真人予以二符。一粘室中。一焚戶外。是晚寂然。咸相慶。以爲果被真人收去矣。而柏自是亦真氣漸復。出而傭於儀徵。一典中。閱三年。女又至。索之家不得。遂至儀真相從。柏由是復回家。問其何以能復至。則曰。真人符。第靈二年耳。三年後不復靈矣。且我又未嘗傷人。真人亦不能以法死我也。女自再至後。頗安靜。不復爲祟。陳父母亦相與安之。陳家故貧。迨至是以柏坐食益窘。女時小有周給。由是仇女者轉而德女。又數年。忽別柏去。云將之蘇州。留之不可。而陳家遂致飢寒。無何柏亦有蘇州之行。於皋橋。見一肩輿過。謂是鉅家眷屬也。比近忽擎簾。問曰。若非陳某耶。何藍縷至此。視之女也。愬以故。相對歎。女曰。無憂。某日汝再至此。吾當小有助汝。屆期往。則有人以五十金相贈。柏乃持金歸。六合。益思女不置。而女不數月亦至。問之。則云在蘇州爲一富家妾。前之所贈。乃轉乞之主翁者也。女自三至柏家後。益老成。終日居一樓間。爲人談休咎。頗驗。又兼爲人治病。求之者填戶。柏藉其資。得以小康。亦肯與人相見。好事者竭誠而往。然第見其下半截。繡裙蓮舄。不覩全身也。休寧有汪姓。字菊泉者。年四十無子。往叩之。空中擲下五棗。以意測之。當可免伯道憂矣。嗣果得丈夫子五人。又休寧某姓。以媳病往問。

吉凶約以三日後再至。比至則柏轉述其言曰。七姑娘已親至君家探視。汝媳之病無妨。并言其門經及媳之臥房。悉合。而柏並未嘗至徽者也。餘事尙多。不能悉誌。七姑娘竟與陳柏偕老。是殆真有夙緣者歟。

邱缺鼻

武進南門外教場中。一男子被人謀殺。邑令陰畢。弔苦主至縣。詢以死者何事。進城。因悉其人家有養媳。將以除夜成婚。先期進城。製備喜事。所需諸物。身邊帶番蚨數十枚。趁晚歸家。不圖中途忽遭此危也。教場地僻。四無居人。武進令遣役四出偵探。迄未得凶手主名。入春後。府尊提案。躬自研訊。并遣陽湖捕役協緝。而毫無端緒。維而念陽湖捕役不足恃。密往江陰。弔捕役六人至。召入私室。厚賞之。而語以故。捕請予半月限。許之。城隍兩廡所塑土偶。有名邱缺鼻者。陰役之最靈者也。捕出市香燭。至城隍廟禱之。夜卽臥於廡下。夢缺鼻告以吃狗肉三字。醒而思之。吃狗肉者。乞丐之所爲也。教場中有閱武廳。羣丐棲身之地也。神以此三字示我。得非欲我等於乞丐中求之乎。次日共易敝衣。市一狗。并酒一瓶。携至閱武廳煨而食之。俄有數丐至。延與共食。相對甚歡。次日益多市酒脯。而丐之來者益衆。數日後。彼此浹洽。披肝瀝膽。畧無隱諱。一捕乃於醉

後佯告曰。我輩以乞爲名耳。若專效伍大夫吹簫故事。何處得如許錢供醉飽。一捕鼓掌和之曰。誠然。吾輩初來。苦無大得手處。否則大肉肥魚。不妨與爾等夜夜酣歌達旦矣。一捕掀髯起曰。君自來遲。失一好機會耳。如早來此。則去冬某人所齎婚費。何至盡裝入他人橐乎。言未已。一丐在旁微笑。捕卽飛一觴至曰。爾笑有因。得毋某人事爾爲之乎。果爾。亦可謂能事人也。丐曰。我何能爲。但幸得少分其所有耳。諸捕聞此。喜甚。然恐機洩。致此丐遠颺。亂以他語而罷。次日入署告知府尊。并請傍晚來捕此丐。至晚諸捕復與丐轟飲。捕志突至。鎖此丐去。府尊升堂鞫之。初猶不承。而諸捕已易衣出告之曰。昨晚爾言云何。顧不實言之。乃甘受公堂刑法耶。丐乃俯首曰。事誠有之。去冬我獨臥閱武廳。見數人共斃一人。而搜括其身邊所有。以其係武進捕快。不敢聲張。事畢潛尾其後。伊等欲滅我口。遙擲英蚌一枚與我。我實未與同謀也。府尊立捕武進捕快至。一訊咸伏。乃抵之法。卽丐亦從末減。而厚賞江陰諸捕。諸捕領賞。遂往城隍廟演劇。酬謝邱缺鼻而去。邱缺鼻之爲靈。眞昭昭哉。

才妓

高陽某生。舊家子也。少孤。家業甚豐。以委託非人。乾沒折閱。銷耗垂盡。及生長知事。年

少負氣奮欲恢復舊業。遂將存產盡行鬻變。作孤注。得二萬金。服賈遊吳。計反掌間。可與陶倚壻宮。時吳下有名姬仙露者。年甫破瓜。豔聲鼎盛。生方喪耦。耳姬名姑。具贅往訪。一見目成。兩情相洽。酒闌燈灺。遂留髻焉。枕席綢繆。各吐衷曲。割臂締盟。矢以嫁娶。自是無日不往。未及一年。腰纏漸絀。難厭媼欲。頓遭白眼。生將質衣貸馬。以供纏頭之資。姬微聞之。謂生曰。君以尋常狹邪視兒耶。則已。如以伉儷視兒。則宜早爲之計。大抵平康中生活有資。卽事趨承。雖富有銅山。亦不能填無底之壑。日來偵君囊橐告匱。微聞變質衣物。殊非長策。且過此以往。又將何如。生沉思久之。答曰。小生所謂得過且過。倘過此以往。計無所之。拚一死以殉知己。姬聞之。凄然泣曰。果爾。則君之計亦左矣。君如實心愛妾。彼此不妨熟商。鵠所欲者貨財耳。君自去年到此。耗費已復不少。況爾我白首之約。方君盛時。媼曾極口許諾。君試中前說。料亦不至十分苛求。得聞第往探之。需價多少。君如不足。妾薄有私蓄。當以相助。商計已定。越日生果如言詢媼。且謂嫁娶之約。媼所親許。言猶在耳。實所共聞。小生久客當歸。理宜不背前盟。聘資若干。合當如命。敢以爲請。媼微微冷笑。揚目答曰。所說誠然。然自妮子入門。老婦教養。亦頗不易。今欲脫籍。其身價在他人。必得千金。念公子平日伉爽。願減其半。如有五百金。卽惟命是

聽。否則莫怪老婦不情也。生唯唯。退以告姬。姬問生能得幾何。曰：變鬻衣物。可得二百金。姬曰：若此易矣。君速去措辦。俾事早諧。遲恐生變。生急慘淡經營。姬亦爲之傾篋。倒篋。湊合如數。携以獻媼。媼初意以爲生已資斧竭蹶。五百金非生所能猝辦。今竟如數交付。得難反齒。不得已納金署券。乃盡褫去姬之衣裙首飾。僅存和袴。遂令隨生速去。時方暮春。天氣薄寒。姬再三哀求。給一舊絮布襖。聊以禦寒。媼始諾之。生遂攜姬至旅舍。檢理行裝。所存無幾。資短途長。莫知所措。逆旅主人憐兩人在弱。慨贈白金一流。甫得成行。半肩行李。生自負荷之。姬乃亂頭粗服。徒步相從。一日祇行十餘里。不及旅店。輒寄人檐下。或宿古剎。以爲常。經秋始至齊境。斧資不給。會陰雨連綿。泥淖難行。足趾皸破。血流濡襪。脫以示生。生歎曰：小生飄泊窮途。孽所自取。固無尤怨。累卿憔悴若此。於心何忍。姬曰：是何言也。妾從君時。早知必有今日。人特患無志氣耳。吃苦何足患哉。君傾產出買。爲恢復前業也。今舊業未復。產資蕩盡。攜妾而歸。立錫無地。其能免鄰里鄉黨所姍笑乎。生曰：然則奈何。姬曰：妾意小作貿易。較跋涉長途爲安逸。或冀少得什之一利。亦可聊以解嘲。還見故鄉父老。君以爲何如。生曰：卿言良是。顧何從得資。姬曰：容妾圖之。詰旦笑脫左履。出珠一顆。大如發粟。付生入市。售得五十金。遂稅屋三椽。操